

· 曲艺选集 ·



一对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曲 艺 选 集

一 对 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65年·沈阳

一 对 红

(曲艺选集)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中里12号)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开, 32,000字·印数: 1—30,000 1965年7月第1版
1965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T10158·462 定价(5)0.15元

前 言

沈阳部队的专业曲艺工作者和业余的文艺战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近年来，他们在部队轰轰烈烈创造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的鼓舞下，在广泛开展读革命书、唱革命歌、演革命戏、讲革命故事的活动的推动下，根据部队的现实斗争生活，创作了一些较好的曲艺作品，这里编选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写出了兵的生活，唱出了兵的思想感情；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歌颂了伟大的革命战士新的精神面貌。在艺术创作上，他们积极地以推陈出新的革命精神，努力创造着具有部队战斗气派的新风格。

我们将这个集子编选出来，奉献给广大读者，借以交流曲艺创作的经验，繁荣曲艺创作。由于水平所限，缺点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

編 者

目 录

一对红 (对口词)	乔书田	(1)
小画家 (相声)	张绍文 朱光斗	(5)
二帮王大川 (数来宝)	吴恩龙	(16)
三学郭兴福 (相声)	吴恩龙 原作 朱光斗 改编	(22)
红 井 (数来宝)	沈阳军区通信总站业余演出队集体创作 朱 光 斗 改编	(31)
大毛投弹 (天津快板)	朱亚南	(37)
政委补军衣 (山东快书)	李长义 王桂林	(40)
全家兵 (表演唱)	沈阳部队业余演出队集体创作 马 茂 龙 改编	(44)

一 对 紅

(对口詞)

乔 书 田

(甲拿半自动步枪，乙拿手榴弹同上)

甲：练！
乙：练！
合：练！
紅字当头练好汉！
甲：特等射手李雷，
乙：投弹标兵張健；
甲：打靶——
顆顆子彈中十环，
乙：投弹——
青天划破一道綫；
甲：枪响，
靶子应声倒，
乙：出弹，
七十八米三。
甲：五大技术，
乙：练精，练全，
甲：百战百胜，
乙：靠二百米近战。
甲：一样能，

乙：不全面；
甲：样样能，
乙：是好汉！
甲：李雷我投弹不过硬，
乙：張健我射击是难关。
甲：比学赶帮，风起云涌，
乙：全速同志，你追我赶。
甲：互教，
乙：互学，
合：并肩携手齐向前！
甲：清晨阳光下，
合：一同学“毛选”。
乙：傍晚小河旁，
合：对坐把心谈。
甲：方向看得清，
乙：革命意志坚。
甲：牢记阶级苦，
乙：日夜把兵练。
甲：练。
乙：你帮我练射击，
甲：你帮我练投弹。

合：好！	甲：彈出手它調皮搗蛋，
甲：說干就干，	乙：晃悠悠，半空打轉。
乙：說练就练。	甲：彈道偏右了，
合：练！（互相交換手中武器）	乙：這是轉体晚，
甲：外号“小黑头”，	甲：弧綫太低了，
乙：名叫手榴彈。	乙：這是出手慢。
甲：武器虽小，	甲：要領記在心，
乙：本事大，	乙：繼續再苦练。
甲：隨身攜帶，	合：练！练！练！
乙：最方便。	乙：張健我要当神枪手，
甲：上山，	甲：练字一定隨身走，
乙：帶上手榴彈，	乙：瞄飞禽，
甲：下山，	甲：瞄走兽，
乙：帶上手榴彈，	乙：瞄月亮，
甲：課間，	甲：瞄星斗，
乙：练！	乙：身不离枪，
甲：假日，	甲：枪不离手！
乙：练！	乙：白天——
合：练！	甲：练！
乙：握紧彈柄，	乙：黑天——
甲：握紧彈柄，	甲：练！
乙：小指空拳，	乙：风天——
甲：小指空拳，	甲：练！
乙：胳膊伸直，收腹！	乙：雨天——
甲：投彈！	甲：练！
乙：看——	乙：要练五指扣扳机，
	甲：要练瞄准用双眼。

瞄准——

乙：好！

甲：打！

乙：“啪”！

甲：打！

乙：“啪”！

甲：連續三发，

乙：左手打顫。

甲：右手經常练投彈，

乙：肌肉发达臂力坚；

甲：左手缺少苦鍛炼，

乙：托枪过久骨肉酸。

甲：决心练左手，

乙：突破这道关；

甲：练爬绳，

乙：练爬杆，

甲：练举重，

乙：练托磚，

合：练！练！练！

甲：哪怕是——

乙：烈日当空汗水淌；

甲：哪怕是——

乙：狂风怒吼黄沙卷；

甲：不管它——

乙：傾盆大雨从天降；

甲：不管它——

乙：大雪紛飞刺骨寒；

合：练！

乙：标准高，

甲：要求严。

乙：破万难，

甲：苦鍛炼！

乙：張健我练成神枪手，

甲：李雷我投彈七十三米远。

乙：感謝你耐心帮助，

甲：感謝你反复教练。

乙：毛主席思想象太阳，

甲：暖在心間；

乙：階級兄弟情同骨肉，

甲：互学共勉；

乙：五好証章光閃閃，

甲：挂在胸前；

乙：四好連队紅花开，

甲：万紫千紅齐爭艳；

乙：一人紅，

甲：紅一点；

乙：一对紅，

甲：齐向前。

乙：点点紅，

甲：紅一面；

乙：片片紅，

甲：紅滿天。

乙：革命战士，

甲：英雄汉！

乙：赴湯蹈火，

甲：永不變！

乙：赤胆忠心，

甲：千錘百煉！

乙：為消滅進犯敵人，

甲：為保衛人民江山，

合：我們——

甲：今天攜手來練兵，

乙：明天並肩上戰場，

合：把進犯的敵人，

——十淨、徹底、全部消
滅完！

小 画 家

(相 声)

张绍文 朱光斗

- 甲：你往这儿一站，就让人看着亲切可爱。
- 乙：是啊，这是为什么哪？
- 甲：你的脸庞儿长的好，瞧：上宽下窄，不胖不瘦；五官端正，眉清目秀；满面红光，有骨头有肉！
- 乙：多新鲜哪！没骨头净肉瘫到肩膀上啦！你怎么单注意这个呀？
- 甲：因为我喜欢画画，所以平常总爱观察人的形态相貌，好为我的美术创作积累素材。
- 乙：跑我脸上找素材来啦？！搞创作你得去体验生活，参加火热的斗争。
- 甲：这话太对啦！你瞧，现在我不是当兵啦！
- 乙：好哇！在哪儿？
- 甲：红九连。
- 乙：哪嘴！老红军连队啦！
- 甲：可不是嘛！这样一个红色的连队，英雄的连队，正是我理想中的生活海洋！
-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你说我往哪儿飞呀？
- 乙：哪儿也别飞！你呀，还没长翅膀哪！
- 甲：这你是不了解我，我六岁就会画画。
- 乙：六岁能画什么呀？
- 甲：画鸡蛋。
- 乙：画鸡蛋哪？！那我五岁就会画画。
- 甲：画什么？
- 乙：画皮球。
- 甲：那……我四岁就会画画。
- 乙：画什么？
- 甲：画馒头。
- 乙：那……我三岁就会画画。
- 甲：画什么？

乙：画烧饼。

甲：噢！咱俩净画圈儿呀？

乙：对啦！画圈儿你还没有我画的圆哪！

甲：画得圆管什么用啊！我在美术专科学校，整整学了六年美术专业呀！这你比得了吗？

乙：哟！这么说你还真有两下子！

甲：当然啦！当初有位老师特别喜欢我，说我有艺术天才，说我是未来的拉菲尔。

乙：噢！你叫拉菲尔？

甲：噫！拉菲尔是意大利的古典名画家！

乙：不是你呀？！你这位老师叫什么呀？

甲：他叫杨明故，可惜，他故去啦！

乙：死啦？

甲：可是他的精神还活着！我一定要飞起来！

乙：你能飞起来吗？

甲：你知道，红九连诞生在井冈山，转战南北几十年，

过去是一把锐利的“尖刀”，现在是个当当响、呱呱叫的四好连队；战争年代红九连的英雄人物数不胜数，和平时期红九连的先进标兵层出不穷。我要展开画纸，挥动画笔，让红九连的英雄事迹传遍天下！

乙：你的想法很好哇！

甲：红九连哪红九连，你多么光荣，多么伟大！我将借着你这块丰富多彩的园地成名成家呀！

乙：日的在这儿呀？！那你能当好兵吗？

甲：我早想好啦！我一面保卫祖国，一面体验生活；既尽义务，又搞创作；当兵画画，两不耽误；公私兼顾，互相结合！

乙：嘿！他想的满不错！

甲：为了实现我的理想，来部队的时候光书我就带了两提包！还带了一个画夹子、一个画板、一个三角架儿，再加上全套的画

笔——国画笔有衣紋、叶莖、狼圭、蟹爪、大紅毛、小紅毛；水色笔有大白云、中白云、小白云；油画笔1至12号各两支；鉛筆1至6B各半打。此外还有：調色盒儿，調色刀儿，画粉、油色、水彩膏儿；三角板，米达尺，橡皮、小刀、图画紙；訂书器，活頁本儿，图釘、浆糊、藍墨水儿；文具盒儿，文具袋儿，信封、信紙、明信片儿！

乙：搬家哪！你带这么多东西干么呀？

甲：你忘啦，部队是个大学校嘛！

乙：他上进修班儿来啦！

甲：到了紅九連，同志們对我特別热情，当天晚上班里开了个欢迎会，班长在会上介紹了班里的情况。我一听，班里除了“毛著”学习积极分子、五好战士，就是神枪手；我心說这个班可太好啦！同志們

都是我——

乙：学习的榜样。

甲：画画的对象。

乙：嗜！你就不想点别的呀！

甲：当时我也做了个自我介紹，說我入伍前是美专的学生。班长說：“好哇！今后班里有了画画的人材啦！”我說：“是啊！今后我也有了画画的素材啦！”

乙：嘿！他倒会接話碴儿！

甲：散会之前，班长拿出一本《为人民服务》，說是送給我的見面礼！

乙：学习《为人民服务》是新战友来到紅九連的第一課呀！

甲：我說：“班长，书我带的真不少，画册、詩歌、小說全有；可我就是沒想到为人民服务……”。

乙：是啊！你淨想体验生活啦！

甲：“不！我就是沒想《为人民服务》这本书，班长既然送給我，那我就收下

啦！”

乙：对！好好地学学这篇文章吧！

甲：我接过书来一看，皮儿上还写了几行字。

乙：写的什么呀？

甲：“亲爱的战友：希望你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在红色的熔炉里锻炼和改造自己，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

乙：话不在多，语重心长啊！

甲：这熔炉、改造、勤务员是什么意思啊？

乙：这都不明白呀？连队是个大熔炉嘛！

甲：唉？不是大学校吗，多会儿改大熔炉啦？

乙：嗨！没改！是大学校，也是大熔炉！

甲：那……大学校听着多舒服哇！

乙：听着舒服哇？那管什么呀！

甲：改造又是怎么回事呀？

乙：改造思想呀！

甲：我出身好，成分好，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又没犯错误，干么改造我呀？

乙：谁都得改造思想！

甲：那……说深造不行吗？

乙：干么说深造哇？

甲：部队是个大学校，青年当兵来深造嘛！

乙：你就别闹字眼儿啦！

甲：那……勤务员又怎么解释呀？

乙：做人民的勤务员嘛！

甲：那我还当不当画家啦？

乙：嗨！革命工作者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

甲：这几个名词儿我能不懂吗？我是捉摸班长这几句话里有啥含意？我想的是大学校，他写的是大熔炉；我想来深造，他写的是改造；我想当画家，他写的当勤务员。怎么他写的跟我想的全拧着劲儿呀？

乙：这你问谁呀？你呀，照班长的话做就对啦！

甲：我是照班长的话做的呀！

刚到连队那几天，训练我没叫过苦，劳动我没说过累，各项工作都走在前头哇！

乙：还真听班长的话啦！

甲：可是干了一阵我一捉摸：我这样干的目的 是什么哪？我是要当画家哪，还是要当英雄哪？

乙：得！产生矛盾啦！

甲：当初杨明故老师对我讲过：“英雄是受人敬仰的，然而塑造英雄形象的人比英雄更崇高。因为世界上只有艺术家的伟大作品才是真正不朽的。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乙：我看是极其荒诞的！

甲：“我希望看到的是你的杰作，而不是勋章奖状。自我奋斗吧，未来的伦勃朗。”

乙：对啦！你叫伦勃朗！

甲：啥！伦勃朗是荷兰的古典名画家！

乙：刚才在意大利，这又搬荷

兰去啦！

甲：想起老师这些话，我的枪跟画笔直打架！

乙：枪跟画笔直打架？

甲：你看！我刚刚拿出画具，全班擦拭武器；我刚刚打开画夹，全排练习刺杀；我刚刚调好颜色水儿，全连练习瞄准儿；我支上三角架刚要临摹，班长喊跑步集合！

乙：全赶一块儿啦？！那是得打架！

甲：一听集合，我赶紧背枪往外跑，可背了半天也背不上。

乙：怎么啦？

甲：摸不着枪背带啦！

乙：别着急！

甲：不着急也摸不着啦！

乙：为什么呀？

甲：我把支画板的三角架扛出来啦！

乙：嘻！这多耽误事！

甲：看看别人，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再看看我自己，我觉得我个头也短

啦，舌头也卷啦，手腕也軟啦，画笔也扁啦，不但丟臉啦，而且現眼啦，总之我差的太远啦！

乙：嘿！說話都一串兒一串兒的！

甲：我赶紧找班長檢討吧！班長說：“《為人民服務》你不是看了嗎？看了要想，想完要做呀！毛主席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黨把槍杆子交給我們，我們就應全心全意地為了這個共同目標去戰鬥哇！”

乙：你好好地捉摸捉摸吧！

甲：班長說的對呀！如果大伙都象我一樣，這個想當畫家，那個想當作家，這個想當音樂家，那個想當藝術家，那個想老家，那個想回家……

乙：回家也算哪？

甲：只想小家，不想大家，那也就沒家啦！

乙：沒家啦？

甲：沒國家啦！

乙：對！國家沒人保衛也就完啦！

甲：沒國家啦，你还往哪儿當家去呀？你說呀？

乙：噫！我說什麼呀！

甲：我問我自己哪！問的我自己都沒法回答啦！

乙：想通啦？

甲：想通啦！我先把兵當好，再把画画好；先保衛國家，后成名成家！

乙：一半兒一半兒呀？！

甲：別說，這樣一來我的訓練成績還真上去啦！

乙：好哇！

甲：就是画画的少啦！

乙：沒時間画啦！

甲：沒的可画啦！

乙：連隊可画的不是多的很嗎？

甲：別提啦！我剛到連隊還覺得挺新鮮，時間一長我才發現，連隊的生活老是那一套，方方正正，橫豎一條綫。

乙：怎么橫豎一條綫哪？

甲：你看：床鋪排列一條綫，被子擺成一條綫，臉盆放成一條綫，毛巾搭成一條綫，集合站隊一條綫，隊伍行進一條綫，投彈場上畫上綫，瞄準三點成一綫，靶子並排一條綫，連子彈出膛都一條綫哪！

乙：子彈出膛你也看見啦？！

甲：我越怕直綫條的，班長越給我找活干，今天叫我画個“刺殺要領分解圖”，明天叫我画個“投彈成績升級表”，嘿！還是直綫條的！

乙：那怕什麼呀！

甲：當初楊明故老師對我講過呀！

乙：又來啦！

甲：他說：“藝術的最高標準是獨特的風格和誘人的魅力。你要自成一派，未來的列賓。”

乙：列賓是誰呀？

甲：列賓你都不知道哇！俄國的古典名畫家！

乙：又搬家啦？！

甲：我今天畫直綫，明天画圖表，你說將來我成哪一派？我是成直綫派呀？還是成圖表派呀？

乙：我看你呀，最好成革命派！

甲：革命派？我們指導員也是這樣說的呀！有一天他檢查我學習《為人民服務》的筆記，他對我說：“我們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目的，就是要做堅定的革命派。毛主席說：‘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了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利益工作的。’做到完全、徹底才算革命啊！我問你，紅九連為什麼把紅字放在前頭哪？”

乙：因為是老紅軍連隊嘛！

甲：“這不全面。這是因為紅九連的老前輩和紅九連的接班人一直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發揚了井岡山的革命精神，人紅心紅志向紅啊！如果我們不是紅字當頭，不僅画出來的画

沒有光彩，就是人也會變顏色呀！”

乙：這話可是一針見血呀！

甲：紅九連哪紅九連，你真不愧是個大熔爐，溫度高，熱量強，竟連一點個人主義的水珠兒都不能容納！只要一沾邊就“滋啦”一下子！你腦子里就“咕嘟咕嘟”直冒泡兒哇！

乙：成了開水壺啦！

甲：我腦子里真象開了水的壺一樣，翻來復去直打滾兒！这回我可真下決心啦！向班長學習，做雷鋒式的好戰士！

乙：這就對啦！

甲：緊接着冬季訓練開始啦，好傢伙！十冬臘月天在野外搞訓練，西北風一刮象過電一樣，嗖的一下！渾身麻酥酥的；冰里滾，雪里爬，冷的要命，累的夠嗆。這時候我才体会到：敢情雷鋒也不好當啊！

乙：別變卦！這可是考驗你的時候！

甲：正趕訓練的節骨眼兒上，我出事啦！

乙：出什么事啦？

甲：練習單兵進攻，跳塹壕我沒跳過去，把腳脖子歪啦！

乙：哎喲！那趕快休息吧！

甲：我們班長對我太關心啦！他每天訓練回來都要給我打開水燙腳，一邊給我摑腳脖子，一邊叫我給他讀《雷鋒日記》，——“對同志象春天般的溫暖，對工作象夏天一樣的火熱，對待個人主義象秋風掃落葉一樣，對腳脖子……班長，叫我訓練去得啦！”

乙：這是《雷鋒日記》里的話呀！

甲：不，這是我的話！

乙：我說的哪！

甲：班長說：“腳沒好參加訓練還行啊？再休息兩天。”

乙：有病應該休息嘛！

甲：對！我腳壞啦，手沒壞呀！我在家練練瞄準兒托托磚，再給大伙洗洗衣服，